

为有源头活水来

——淮安非遗文化综述

金志康

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的先辈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建筑,丰富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文明,如埃及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尔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神像、摩索拉斯陵墓、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灯塔,中国的秦陵兵马俑,当然还有中国的万里长城。总之,这些通常被认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可惜不少已遭损毁,但这些历史遗存,弥足珍贵,都应以得到很好地保护。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容忍自己的文化被泯灭。

除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沉淀并流传于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中,还有无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重视并保护。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文件中,将文化遗产划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两大类,又在1989年,又将无形文化遗产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历代先贤不仅创造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也与劳动人民一起创造了无数脍炙人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努力推进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在不断加强,国家发布了“文物管理法”,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民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艺,以及与先祖相关的器具、文物和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其范围包括: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礼节;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曾指出:“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句话的理解:第一,它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第二,它是民族智慧的象征;第三,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并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周六定为文

化遗产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地处苏北中心的淮安,历史悠久,境内拥有青石器时期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和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的城头文化遗址。早在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先民们不仅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也留下了无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致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文韵深厚。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征服越国后,踌躇满志,欲北进中原,以求霸业。为搬运粮草之便,引长江之水,连接沿途河流湖泊,从扬州(古邗城)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古称邗沟,直达淮河北上的古淮河边,古称为末口。这是我国最早的运河,也是后来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从而造就了淮安城的繁盛。使之成为“南必得而后进取有姿,北必得而后倾泻无阻”的运河重镇。不仅畅通了水运交通,也擦亮了淮安这颗镶嵌在运河之畔的文化明珠。作为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十分珍惜老祖宗留下的历史遗存,包括先辈们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国家、省、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早在2006年,就提出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挖掘建档,规划保护,组织申报及数字化记忆等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广泛性,类型的多样性,价值的典型性,充分体现了历代淮安人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经过了多年的调查,全区共搜集非遗线索3000多条,整理项目397个,涵盖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技艺、传统习俗、曲艺杂技等类别,共15大类343种类。初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同时,又进行了重要项目的向上申报,其中的“楚州(淮安)十番锣鼓”最具典型性。

十番锣鼓又称“武昆”,其历史可追溯至清道光年间。民间艺人孙毓卿将清高宗南巡时传入的昆曲音乐进行整理并加入带有地方特色的唱调与打击乐,由此形成了十番锣鼓这一吹打乐乐种,延续至今已逾200多年。2006年,楚州(淮安)十番锣鼓被列为省级非遗项目,2008年与淮海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据统计,我区共有国家级项目1项,省级6项,分别为南间民歌、淮安茶馓制作技艺、文楼汤包制作技艺,平桥豆腐制作技艺,软工肉圆制作技艺、甬氏膏药制作技艺。市级项目30项,如仇桥杂技、博里农民画,车桥剪纸、说淮书等。另外有区级项目66项。

区文化部门以国家级项目“楚州(淮安)十番锣鼓”的保护为龙头,大力加强传承工作。“十番锣鼓”列入入选上海世博会展演;在河南举办的全国非遗项目展演;在连云港举办的苏北鲁南地区民俗邀请赛演出;在敦煌举办的2017“一带一路”文艺交流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展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首届老当行文化艺术节演出。并多次被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人民网等网络媒体分别以专题节目播出,取得很好效果,增添了项目知名度和影响力。

另外,一些其他项目也有人选全国、全省的活动,如“淮安茶馓制作技艺”参加在武汉举办的“第二届长江非遗项目大展”,“软工肉圆制作技艺”参加在山东举办的全国非遗博览会。

“为有源头活水来”,淮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如运河之水悠悠长流,如洪泽大湖波澜壮阔。我区也先后被命名为“全国诗词之乡”、“全国书法之乡”、“全国民间绘画之乡”、“全国杂技之乡”、“淮扬菜之乡”等荣誉称号。

闲话淮安紫霄宫(一)

刘怀玉

阳郡和山阳县,城内有一些寺庙多自称建于那时。《乾隆淮安府志》卷26则说是“汉时建”。“创於晋”大致还可以相信,“汉时建”则有点玄乎。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很长时间未能发展普及,此何能有紫霄宫呢?《续纂山阳县志》卷16“刊误”说是“明代所建”,恐怕也晚了一些。但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前面所引资料,都是紫霄宫的,无一例是紫霄宫的,好像以前淮安没有紫霄宫似的。现在没有实证材料,无法说一定是什么时候建的。现即以唐代说为例,作点简单讨论。

《天启淮安府志》中收有一首唐人的诗。这个人叫李群玉(808—862),他的诗叫《紫霄宫》,府志的编者就像处理徐积的诗那样,在诗题后加注:“即今紫霄宫。”李字文山,唐代湖南澧州人。该诗见《全唐诗》卷570,原题为《紫霄宫斋后》。诗云:“紫府空歌碧落寒,晚星寥亮月光残。一群白鹤高飞上,惟有松风扫石坛。”李是湖南人,他的诗现存《全唐诗》中有80余首,诗中涉及人事地点,多在湖南境内。李另有诗《长沙紫霄宫雨夜愁坐》。人家说是紫霄宫,仅仅因为淮安地方志将紫霄宫与紫霄宫搞混了,就把它当成紫霄宫来说,显然是张冠李戴错了,故此诗说的不是淮安紫霄宫。因此不能将它作为唐代楚州即有紫霄宫的确凿证据。

沈光祖先生《“大历十才子”之一吉中孚》一文中说,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吉中孚少为道士,后登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卢纶在《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山》诗题下注曰:“中孚自仙宫入仕。”因他说:“唐代楚州的道观除太清宫外,所谓‘仙宫’只有紫霄宫,毋庸置疑,中孚曾为紫霄宫的道长。”此说如果属实,则淮安紫霄宫唐代即已存在。

然此说需要商榷。首先唐代淮安道观并非只有这两处。除了各地都有城隍庙、火神庙等等以外,有名的大道观还有东岳庙、紫极宫、天兴观等。东岳庙在紫霄宫附近,唐贞观年间程知节建。紫极宫,在城内西南。吉中孚要当道士的选项很多,不是紫霄宫不可。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令天下到处建紫霄宫;楚州紫霄宫无疑就是那时所建。大历为公元766—779年,贞元为公元785—805年(吉中孚在此时间段内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按此推算,吉中孚大约就在天下奉旨普遍建紫极宫前后出生的。新建的道观需要道士,吉中孚出家首选地方应该是紫极宫,而非紫霄宫;

明清之际,淮安的府县志中频繁出现“淮安八景”“淮阴八景”“淮阴十景”“山阳十二景”之说,“西湖烟艇”是其中最重要的景点之一。

西湖,因位于淮安城西而得名。据史籍记载,西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山阳浦、山阳湖、山阳津、精湖、津湖、管家湖等名称。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曰:“山阳津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阳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盖魏时船行于郡城之西,其时水浅,故(蒋)济于湖中为土聚聚水以行舟,虽一时之法,而后人堰湖以通运舟殆其意也。”乾隆《淮安府志》则谓:“管家湖,在城西望云门外,又谓西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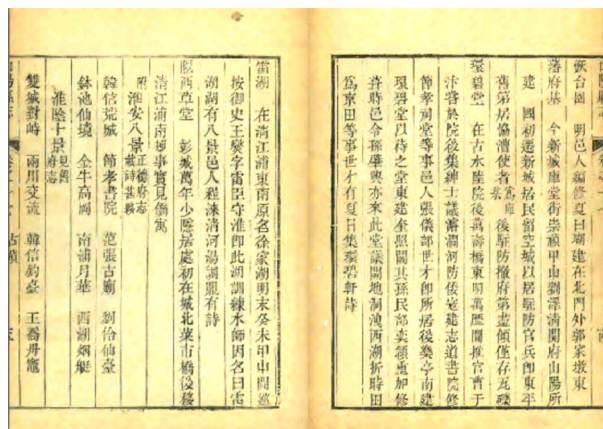
西湖北临淮河,所在水域是存在较早的水乡泽国。这一带河湖广布,湖荡相连,回旋甚广,水面深阔,一望弥漫,有着迷人的湖光水色。西湖的垂柳、烟水、“波浪”“小艇醉眠”“寒夜雨”“短帆闲挂夕阳风”“草迷春径狭,雀噪晚窗疏”深深地吸引着别有怀抱的仕人。北宋的淮安人徐积写过《渔父乐》,其一句“水山隈四五家。夕阳烟火隔芦花。渔唱歌,醉眠斜。纶竿蓑笠是生涯”,体现了诗人对湖边渔樵人家逍遥自在、闲适惬意的淳朴生活的向往。北宋雍熙元年(984),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挖沙河,自淮安城西起,直至淮阴磨盘口,淮安城始与湖隔。南宋嘉定年间,楚州郡守应纯之以湖荡设险,开河筑垒,淮安西北形成巨浸;应纯之又为湖上建水教亭,教习舟师。其时,仁济桥居管家湖中,分湖为南、北两湖;湖心寺襟河面湖,烟波浩渺;湖光亭、揽胜亭、望楚亭、清淮亭点缀其间,环伺左右;杏花村杏花在林,树木葱茏。西湖的风景已大致成型,南宋王象之把西湖周边很多景点载入《舆地纪胜·楚州景物下》之中。

明代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就管家湖筑堤十里”,奠定十里西湖的水域景观。同时,西湖园亭也崭露头角,非世归乡的官员、经营有方的巨贾纷纷在西湖周边构筑园亭,诗酒娱乐,“西湖十园”悄然兴起。正德年间,韩信荒城、节孝书院、刘伶仙台、西湖烟艇等“淮阴八景”横空出世。载入《淮安府志·词翰》。八景之一,钵池仙境、金牛高冈、南浦月华、西湖烟艇皆位于西湖及其周边一带,而“西湖烟艇”则最负盛名。据查,“烟艇”一词出自杜甫诗句“再读徐孺碑,犹思烟艇”,指的是烟波中的小舟,颇具诗情画意。后世又有用“渔榔”“渔榔”代替“烟艇”的,其意也是指烟波中的小舟,极具超凡脱俗的意境。一时之间,淮安的乡贤、宦官和往来淮安的士子、宦官纷纷挥毫,状写淮安八大美景,卜荣、胡珪、杨谷、顾达、蔡昂等都留下了描写西湖烟艇的优美诗句,其中尤以顾达的《西湖烟艇》为最出色,诗曰:“船载香醪乐事多,暖烟深处酌金螺。萍开白鹭苍苍沼,荷动红鳞跃碧波。清颍风光真可并,古杭时景未能过。醉归不用喧笙竹,自有渔人送棹歌。”诗人不仅细腻地描绘出淮安西湖的美景,而且将淮安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虽有溢美之嫌,但亦足见淮安西湖景致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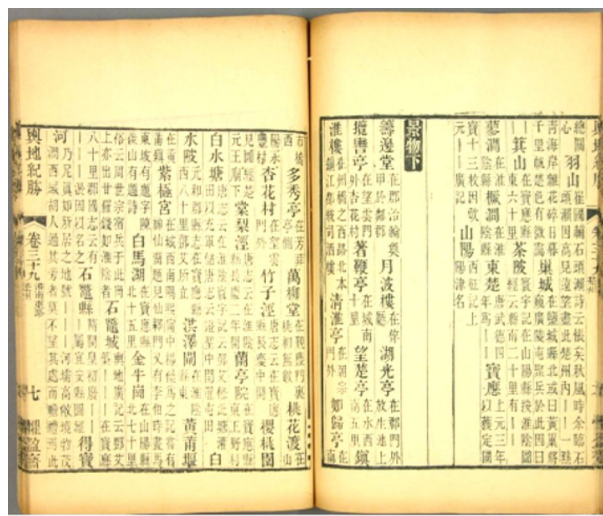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九年(1560),状元沈坤寓居而死,被安葬在西湖畔的金牛冈上,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来此凭吊。隆万时期,陈文烛、邵元哲先后担任淮安知府,他们同好风雅,于西湖之西三里,钵池山之傍建招隐亭(庵)以待焦山道士郭次甫。政务之暇,与郭次甫、徐中行、吴承恩等人常于此相聚相唱和、坐而论道,西湖更成为文士雅集、赋诗啸咏的中心地带,吴承恩的诗《邵郡公邀同郭山人吟招隐庵》记述的就是这类活动。万历年间的《淮安府志》称西湖“风气磅礴,秀丽所钟,郡地盖最胜处”,当不为虚妄之词。崇祯十一年(1638),遗民诗人万寿祺卜筑隰西草堂于西湖之滨,留下一段佳话。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的周王、潞王、福王、崇

西湖烟艇

徐爱明



《山阳县志》中关于“淮安八景”的记载



南宋《舆地纪胜·景物下》

王四藩王均避难淮安,寓居在西湖木舟之上,周王朱朱棣更是客死于西湖。是年五月,福王朱由崧由淮安西湖乘船转抵南京,建立南明政权。

明朝弘治初,黄河决开封荆隆口,冲击山东张秋段运河,漕运受阻。都御史刘大夏受命治河,堵塞黄河所有北流决口等下游地区,致使黄、淮、运河经常泛滥成灾,加快了射阳、管家等湖泊的淤塞。康熙十五年(1676),黄河由烟墩口决口泛滥,淮安西湖淤成平陆,成为故迹,故乾隆《淮安府志》记曰:“西湖故迹,即管家湖,在望云门外……逮永济河开,两湖积水难泄,多浸民田,县令孙肇兴开地洞口以泄之,西湖遂涸为田。今运河西岸自西门以北,至湖嘴,至板闸诸处,皆西湖故迹也。”从此,淮安城的游赏中心则转移到板闸的山子湖、河下的萧家湖一带。



上,诗题径作《游紫霄宫》。诗云:

水洗尘埃道未尝。(尝,繁体异字作“嘗”,下为“甘”,故可与下句连。)甘于名利两相忘。心怀六洞丹霞客,各调三清紫府章。早早采莲歌达旦,一轮明月桂飘香。日高公子还相见,见得山中好酒浆。

该书作者曰:“见桑世昌《回文类纂》卷1藏头折字诗。”并说《回文类纂》中此诗为环形排列,各句首字略去,每句取第一字下半为起字,从右转,首句用“浆”字之下半“水”字读起,如“水洗尘埃道未尝,甘于名利两相忘。”因为每句首字未写出来,而借用上句末字的下半部,故称为藏头诗,或称藏头折字诗,其实也是一种顶针格的趣味诗,因而此诗比上引吕洞宾诗更加有趣。前者只能单句颠倒,各句并无连贯,而后者则句句相连,且全诗可首尾相接,循环无穷。前者是后人伪托的,而后者是大诗人的真实作品,但后者说的不知是何处的紫霄宫。虽然白居易与刘禹锡于826年一起在淮安游览过,还留下《和郭使君题栖霞寺》(赠楚州郭使君)二诗,而此诗地方志中从未收录过,校注中亦未说明此紫霄宫在何处,本人亦不敢说一定是淮安紫霄宫。

在这里要作点说明,上面说了那么多,并不是说淮安紫霄宫一定不是唐代就有的;而是说以上那些证据是不可靠的,应当寻找出更好的证据。

紫霄宫是淮安历史上著名的道观,其遗址在岳庙东街的最东头,今东岳庙的东南,依岱桥之东,直抵东城墙。阮定甫先生《七夕后三日记游》说:“旧有紫霄宫,宫距城址最高处。”(《段朝端《叶打庵随笔》)官前边一条路,向西是岳庙东街,再向西穿过东长街至县东街可到镇锁楼。西侧依岱桥下是南北走向的文渠支流,北通乘凉桥、梁板桥,西转可经马桥,直达北水关。南可至上马桥、下马桥,直至巽关。有山有水,且两水并流,相互映带,风水极佳。解放前官被拆毁,后来城墙也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其遗址上建了长途汽车站,改革开放后汽车站移走,开发为楚港花园居民小区。

揭开罩在淮安紫霄宫头上的迷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紫霄宫与紫极宫混为一谈,这是罩在淮安紫霄宫头上的迷雾之一。紫极宫建于唐代,封演《闻见记》云,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楚州紫极宫无疑就是那时所建。南宋楚州安抚使贾涉重建紫极宫,后毁,元至正又复建,明朝宣德间改名灵慈宫,又名天妃宫。现存的一部南宋大型地志类书佚名的《锦绣万花谷集》、祝穆的《方輿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庄绰的《鸡肋编》等宋人书中都有楚州紫极宫的记载(紫极宫或作紫极观),而绝无紫霄宫的事。目前最早将二者搞混的是《正德淮安府志》,该志卷21《景观》:“紫霄宫,旧名紫极宫,在郡城东南。”同卷又云:“灵慈宫即天妃宫,为漕运立,凡三处:一在郡城西南隅,旧名紫极宫。”以后各种府志都是这样表述。尽管《续纂山阳县志》卷16“刊误”作了纠正,指出,“此说非也。紫极宫即城西南之天妃宫……一作紫极观。紫霄宫明代所建,与紫极宫地址各异。”范以煦也作了辨正,但直至今天,凡谈古迹寺庙者,大多沿袭这一错误。

由于有这样的混乱,致使产生另一种混乱:将歌咏紫极宫的,当作歌咏紫霄宫来用,造成了紫霄宫头上的另一团迷雾。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天启淮安府志》。该志卷22《艺文志二》收录了许多古人有关淮安的诗词,为后人提供了大量资料,但也造成了一些瑕疵。例如天启府志收录了宋代才子徐积(1028—1103)的一首诗。诗云:“不须骑鹤跨鲸鳌,来访蓬宫是我曹。玉笈著书金简重,碧碑题字紫垣高。因思大道闲闲意,顿觉浮生事事劳。一榻清风曾昼卧,略无尘梦及三刀。”此诗见《四库全书·节孝集》卷22,原题为《题紫极宫》。《天启淮安府志》收录此诗时,正题为《题紫极宫》,题后却加上句“即古紫霄宫”。于